

夢筆
生花

文章游戲

下冊



圖書供應社刊行

元二價定冊二裝洋

新式
標註
夢筆生花後集
——遊戲文章——

醫稱小道論

明張景岳嘗著醫非小道論，謂醫操司命之權，不當小視焉。顧予思之，所稱小道者，非藐之也，以其有輔大道之勇，而次於大道，故謂之小道耳。既謂之道，則非百工諸藝比也。夫參天地，贊化育，窮性命之理，致事物之宜者，盡諸之大道也。然而五運六氣，寒熱不時，病疾之來，卒然不覺。我夫子猶有斯人斯疾之歎，設無醫者，補偏救弊，斡旋造化之缺失，雖大道風行，人情敦睦，亦難免夫夭殤疾病，豈無遺憾於千古哉？此醫之補助大道，而因謂爲小道焉。且又以儒醫云者，蓋必究明儒者性命之學，窮天人合一之理，陰陽氣化之機，然後知疾病之變，死生之遠，而有以救之療之也。若但誦習方藥，略記病名，執死方以治活病，偶爾弋獲，自信不疑，貽禍於人，悉委天命，詢其性命陰陽之理，茫然不知爲何物，若此者，皆謂之匠醫。匠者，百工之類也。更有藉醫之名，以放利者，則阿諛取容，逢迎苟且，無所不至，斯醫風掃地矣。無怪乎世之視醫非道，羣目爲賤工，任意役使，遂致自愛之士，雖存濟人之心，而恥居醫者之目。嗟乎！可傷也已！可傷也已！（姚華組）

老論不磨，是以婆心爲國手者也。古人不爲良相，則爲良醫，亦同此意。（繆蓮仙）

匠醫餘論

或曰：如子之言匠醫者，誠忝爲小道，而禍人良可慨已！然獨不思承君命而治天下者，豈非操儒者大道之權乎？顧有股民之膏而媚上者，徇私因而國憲是玩者，不察情而恣意鍛鍊者，水旱疫厲，不爲請命而征求孔急

者，蚤緣鑽刺，戀棧不休，而爲子孫計者。凡有一於此，尙得謂聖賢之法度，不玷儒者之大道耶？夫世之庸醫，或城市，或鄉曲，同於虛也。人服其藥而死，初不之否耳。以人一則將唾而遠之，聞風而速之，又烏能爲禍乎？間有起言，事屬偶然。至於有虛名而無實者，流原其得名之始，要心獲驗之一時，不然，人雖愚，豈肯以身命輕嘗試哉？若夫承命而治天下者，或邑或郡，或封疆，未可限量矣。設非以聖賢爲師，則爲害豈淺鮮乎？以威福爲作用，以喜怒爲生殺，暴殘者恆肆其志，屈抑者莫伸其冤，民被其辜，凜然不敢犯，欲逐之則無力，欲避之則無地。嗟乎！由是言之，其禍與庸醫之殺人孰甚？而子乃汲汲焉，惟小道是規，抑已陋矣！予曰：『唯唯！否！否！予不過略識之，無偶述管窺所及耳。如云大道，非予小子所敢問也。』其人笑而頷之。（姚華組）

凝然大波起，有概乎其言之矣！（繆蓮仙）

名說

硯農，予小名也，曷爲以硯農名？先君子所命也。外此別無可名，而以硯農名乎？其殆有說。憶予初震，有客以端硯遺先君子，猶伯魚生而餽鯉者適至焉已。先君子用以錫名，意謂士之事，卽農之耕，安見士之禮耕學耨，非農之服田力穡乎？斯期望於予之克保此硯也甚切。迨入小學，易以古農，遵祖派也。且古之士，出負耒，入橫經，士與農二而一耳。况有古石戶之農矣，嘗與舜爲友，想皆珞珞如石者。人或呼予曰：『子非石口之農乎？何與古爲徒也？』予姑聽之，亦笑而謝之曰：『吾不如老農人。』又轉呼予曰：『老農。』予并惡得而禁之。今予雖未老，而視茫茫，髮蒼蒼，卽謂之老農無不可。噫！石固硯之類也，老亦古之意也，子性硯硯然，殆將老於硯，而恆爲農以終古也夫！（趙古農）

老揆子於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自記）

巢阿每命一名，有對有記，有說，知其重斯名也亦至矣。言必稱

先人義必則古昔，於此見顧名思義，可以不負，可以不朽，硯乎農乎！徒與此終古乎！（繆蓮仙）

時節因緣說

佛氏嘗言時節因緣，人當忽之，予今而知中有至理，胡可廢也？蓋事之否泰，人之遇合，莫不有至理存焉。丁丑夏日，予客廣寧錢明府官舍，武林繆蓮仙先生爲掌書記，先生浙之名士也，予知先生名久矣。而先生將之廣陵，亦有以予名告者，雖未識面，昔已知名，既同居停，則常相見，見時惟一拱手，或寒溫數語而已，半載餘，漠如也。一夕偶談瑣事，彼此略見胸臆，并以文字用印證，意見亦略同。子夙重先生之文，於是肅然起敬，有相見恨晚之感。而先生不鄙固陋，諄諄相示，若夙契焉。嗚呼！向使知名而不見，則各不知爲何如人，既遇而仍漠然，或卽分袂散，則與不知等耳。既知名矣，又相遇矣，宜其卽合也。乃必待半載之後，方始得見，是蓋因緣雖在，而時節有未至也。然則人之各相慕，而終不得一見，名豈非空有因緣而無時節者乎？又若朝夕相見，而眼中心中如不見者，得非空有時節而無因緣者乎？以此知傾蓋如故，可期白首，龍頭龍尾，割席在於片時，推而至於有才不偶，僥倖成名，窮居者得清閒之福，顯達者多禍患之防，亦莫不有此理存乎其中。設非因緣時節，而思之慕之，固屬徒勞。時節因緣若至，雖欲推諉，亦不可得。由是而得馬不爲喜，失馬不爲憂，昔塞翁固已先我而悟其理矣。人苟一任夫因緣時節，而我自爲我，則造化小兒，又將奈何我哉？（章楠）

拈花微笑，言下領悟，知龍華會上，原無鈍根人也。（繆蓮仙）

醫家望聞問切說

望聞問切者，醫家之規矩準繩也，名曰四診。四診互證，方能知其病源，猶匠之不能捨規矩而成器皿也。是故

聖賢垂法，首重四端，明哲相傳，從無二致。奈何習俗相沿，往往不肯盡言病情，伸手就診，以試醫者之術。不知一脈所主非一病，一病所現非一脈，若不與外病相參，鮮不致誤而遺人禍殃。假如脈象絃而急，病現發熱畏寒頭疼，則爲外感風寒之邪；倘無畏寒等病，則爲陰虛內傷而非外感。此一脈所主非一病矣。又如惡寒發熱爲外邪，其脈應浮，或有中氣虛者之脈不能浮，或邪重閉過經絡，脈反沉滯，此一病所現非止一脈矣。由此類推，難以枚舉。故有舍脈從病者，以其脈假而病真也；有舍病從脈者，以其病假而脈真也。若不互相參究，焉能辨其爲真爲假？真假不辨，虛虛實實，害卽隨之。故東坡曰：『吾有病必盡告醫者，使其胸中了然，自無錯誤。吾求愈疾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嗚呼！達人不當如是耶？若醫者自詡其技不肯詳問以欺人，欺人者必受冥報。若病者故隱病情，欲試醫術以自誤，自誤者於人何尤？此皆一時之淺見，多致後悔而難追，興言及此，能無惻怛乎？故不辭饒舌，略述弊端，願高明察而鑒諸，幸甚幸甚！（章楠）

具菩薩心腸，爲醫師說法，頑石亦應點頭。（繆蓮仙）

撲滿說

有鬻陶器於門外者，稚子素錢出而易之，圓其形，蟠其腹，虛其中，空洞無物。望之若無一竅通者，審其面有小口，僅容一錢之入。稚子挾走告予，以究其說。予細視之曰：『嘻！此卽撲滿者非耶？以土爲之，蓄錢之具，可入而不可出，滿則撲之，故曰撲滿。昔郭長倩持以投贈公孫宏，宏時爲平原侯，其贈之也，得毋假此而欲其助歟！夫物虛則能受，受而後能聚，此易所以取象於萃也。然初積而終散，滿之則剖，盈不可久，是有賴乎謙以自守。旨哉老子之言曰：『多藏必厚亡。』故士有積而不能散者，天豈無撲滿之患乎？』於時稚子領悟之餘，而作撲滿說。（趙古農）

世之蓄錢者，往往可入而不可出，卒至於滿，則撲之也。喻用齋云：『多藏厚亡，人無以水監，當於物監矣。』
(繆蓮仙)

紙帳說

此帳，予所自製者也，以紙爲之，糊其邊，合以成幅，凡尺度皆宛中焉。夏月羅蚊之患，非此無以安寢。客見之，有詫吾之異而笑之者，有閔吾之窮而憐之者，有竊吾之製而效之者。予置竹簟藤枕其間，高臥自若也。且由是得藉以見姬旦游華胥，入南柯矣。或化漆園之蝴蝶，獲鄭野之蕉鹿，炊邯鄲之黃粱，皆從此中聽齣齣焉。則是笑所怪也，憐所怪也，竊笑之者，得乎外而遺乎內也。夫古有紙帳之名矣，而未究其式，意皆騷人逸士創爲之，如荷衣蕙帶蕉布屨鞋之類已耳。然則此紙帳也，不自予權輿，而少見多怪，又何怪乎？

自謂是義皇上人（繆蓮仙）

迎貓制鼠說

粵人有患鼠者，思以治之，而未得其術也。適客從外至，談及鼠患。客曰：『是非貓不爲功。』主人曰：『顧安所得貓乎？』蓋爲我穿柳聘之。客唯唯而退。明日果迎貓來，主人深喜謝客，爰命家人貯紗帷內，席以毛毯，飯以溪魚，日省視之，惟恐逆其意者。噫！主人可謂厚待此貓矣！然貓亦竊解人意，花陰飽臥，時作虎威，聲頻喊露，是夜羣鼠首兩端而不敢出也。主人舉家感慰，以爲貓之爲功大矣。亡何有鼠之黠者，挑羣鼠而起，向貓不及見處，唧唧作聲。久之，翻盆窺壁，鬪者碩者，咸集一室，有舞於門者，有拱立而拜之者，有交足於項頸跳擲者，甚則晝累累與人並行，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熏之不可掘之不得，投之忌乎器，猶恐欲齧之，或反爲鼠所齧。於是家人咸咎

貓之無能，致見哂於五德。貓鬱鬱不樂，實亦不解鼠何以至此？且技之細於鼠也。因鳩羣鼠切責之，復理喻之，并告以主人厚遇之意，而羣鼠無忌如故。由是貓更恚懣不已，曰：「嗚呼！鼠之冥頑不靈，恃其五技，殆有甚於鄰鼠也。予惡能忍與之同眠乎？無寧使人謂我見幾而作，而謂我尸位而素餐乎？」無何客復來，主人具告之故。客若有失，謂主人曰：「子知夫貓乎？系本西番，昔爲使臣上貢，道經莊浪驛，或試以鐵籠，納空室中。詰朝起視，數十羣鼠竄伏籠外，凡所至數里，無敢咆哮者，茲固若此哉？」主人聞之，亦遂止家人之咎貓者，而貓復留。說者曰：「貓則良矣，如黠鼠何？世有食人之食，而不忠其事者，過無可辭。然食人之食，欲忠其事而末由者，咎誰任哉？仲尼曰：『吾末如之何也已。』」貓與鼠又何難焉？」（趙古農）

有感而發闡者，不僅作貓觀可也。（繆蓮仙）

愛石說

凡人不能無所愛，琴棋書畫，花鳥竹石，性之所近，情卽寄之。酒色其下焉者也。予不敏，學琴不成，棄而學棋，轉而學畫，俱不成。意開卷大有益者，莫如書，因而厚價收書也。顧又常愛花，花時色香，令人魂醉，而鳥與竹亦非不拒。至於石，則天然肖物，更得可愛之趣，惟蠟石爲最。且熟思之，書足以飽枵腹，花終有時而萎，皆不若石之愈久而愈壽也。年來予貧且老，異書不能常保爲吾家故物，筋力就衰，蒔花不能任澆灌之苦。若一卷之石，人棄我取，置之案頭，猶堪片石共語也。或詰予曰：「先生於石，果有所愛，請詳言之。」予謂石可愛者，在秀透皺瘦漏醜，盡言之矣。夫秀則層巒日翠，望之蔚然；透則色潤黃明，晶瑩內澈；皺則起伏不平，如水面風行，波紋細疊；瘦則孤峯獨峙，骨格峻嶒；若老人狀，此真莫名其妙也。言未旣，或笑曰：「先生言則然矣，漏如之何？」予曰：「是猶未盡石之奇也。彼石之漏，則穿穴洞達，嵌甘玲瓏，有非一覽所能盡者。」或唯唯，而究無解於醜之說。予曰：「子何泥夫物之醜，而以七言爲地？」

物之醜，而以比石之醜乎？夫石之醜，正以顯石之奇也。然則石特患其不醜耳，以子所見之石，往往未能兼之，而謂可易得耶？昔米老遇奇石則下拜，坡公得怪石則作供，假而蘇米猶在，不引予爲知己哉？或於是盡出其先人所藏石，列而示予，予見而愛之，擇其古靈精怪者，袖而歸焉。遂與石爲終古，石如有知，可以無憾。因書斯說，以視君愛詩書與花又多一癖矣。

先生素有書癖、花癖，覽此又多一石癖矣。其說石處，真盡石之狀。（荷蕩方仰周）凡物皆醜，不如研，惟石則愈醜愈佳，先生真得石中三昧矣。（繆蓮仙）

題葉小鸞眉子硯墨搗銘

無殺不生，不盜何有？色色空空，孽在我口。綺卽是惡，罵人罵己，反舌無聲，皆大歡喜。飲水亦貪，無悶無怒，不癡非人，撒手何妨？又偈：人生匪石，石壽人妖，毫無茂茂，尙落多少。現女人身，世無男子，忍辱蒙恥，胡不遘死？今日有硯，是有小鸞，鸞曰不然，會坐夜寒。亂紅無定，墮地姓葉，捨其蝕餘，是大日孽。（劉華東）

奇思妙論，迥異恆蹊，的是倡語，令人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吾謂以不解解之，則得之矣。（飯牛趙古農）番禺陶綏之嘗奇小鸞眉子硯墨搗詩，索和，予步原韻題二絕云：『一硯傳來迹已陳，詩鐫柳絮句猶新；分明畫出眉痕淡，未許東家強笑顰。』揮毫當日想雲烟，小試青花染綠箋；同好會逢陶處士，賞音何止伯牙絃。今觀此倡，自覺小巫見大巫矣。

飯牛對

或問飯牛之義於趙子曰：『先生披黃卷，坐青氈，筆爲耒，硯爲田。修禮以耕，陳義以種，將希聖而希賢，先生之

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焉。且世之病其人而薄之，輒叱曰牛，先生反以爲號，而不知所羞，豈別有說，以俟人之求歟？飯牛子曰：『吁！吾語女乎？昔冉伯牛司馬牛之二子，非仲尼之徒乎？牛乎牛乎！究於人乎？奚汙然則世苟呼我爲牛，則牛應之而何損於吾？抑女不聞寧戚之於齊主哉？扣角而歌曰：『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自古英雄困於岩野，若百里奚之販牛而牛肥者，類皆見遇牛口之下，則豈獨扣角之歌稱和寡也？今吾老則拙矣，憚爲犧而不出矣，吾又烏能蹈飯牛之轍，終遂其奔軼耶？然猶頗健於食，雖日糶大倉之粟，竊自擬廣文先生之飯不足也。有以善飯如廉頗目之，或僅得恣其欲也。第飽食無所用心，而饕餮未能免俗也。於時同行廊廡間，捫其腹而自嘲曰：『此中空洞一物無多，負將軍狂叫呼，須知將軍不負汝，汝何少出智慮乎？』因爲捫腹大笑，謂吾其牛矣，食粟而已。』或遂得其意以去，後無復以飯牛之義問者。（趙古農）

居今之世，呼馬呼牛，竟有不能不應者矣。與其待人呼，不如自爲呼之愈也。依人爲活，有似飯牛，自食其力，有似飯牛。梁懺生云：『一飯字前後作兩音用，而行文佐以韻語，自作談諧，聽者得毋解頤！』信斯言也，先生之自號爲飯牛也，固宜。（繆蓮仙）

告蚊疏

具疏，天文生臣錦尙綱爲鼓衆入圍，攘吞血食事。攘臣有父遺血產一區，坐在周身鋪頭面水，土名四支。終身謹守，不敢毀傷。詎有首惡夏蚊，混名尖嘴，原係水鄉草寇，鑽刺營生。於本年四月間，結聚么麼小醜，將臣各處膏腴之地，盡行侵噬。臣有兄弟十人，特加巡緝，屢見捉獲，登時打死，以警將來。殊伊黨怙惡不悛，呼朋引類，窺臣熟睡，寅夜穿窬，利口柔聲，強吞飽掠。初猶暗中摸索，昏暮欺人，漸卽白晝橫行，自鳴得意。似此目無三尺，實難刻刻提防，除稟昭文縣不理外，歷訴開封府臣姚扇，蒙其雄風禁止，稍爲斂跡。未幾，復乘間入室，逼近臥房，迫臣上控。

關內將軍署總督臣畢紗櫺先命麾下都指揮掃清境內宵小旋即運籌帷幄將夏文發極邊烟瘴充軍餘黨走匿外洋不敢復侵內地今於六月臣畢陸任文淵閣大學士解印去惡等遂肆無忌憚紛至沓來甚且聚聲成雷嚶喝咬人無所不至臣受其荼毒非止一朝急切叩關死罪死罪謹疏

欽差崇文門監督戶部文選司司理朱文批

據錦尙綱疏稱逆匪夏文等攘吞遺業已歷訴地方官該犯早應畏法伏罪乃胆敢目無法紀屢懲不改光天化日之下豈容若輩橫行該昭文縣居官疲玩不究窮兇似此溺職冗員地方必多貽誤着先行革職定擬至開封府姚身膺民牧關內將軍署總督畢職任封疆止可彈壓一時不能殲除盡絕皆由平時辦理不善姑俟申奏施行所有夏文等着劄子手伍指掌責數十撲殺之令火林軍在本處地方陳尸油鑊示衆此讞游戲三昧非鈍根人所能道其隻字（繆蓮仙）

除夕祀錢神疏

文籍徒多誰憐題壹銅山足恃羣羨鄧通當望之而如雲豈乏泉流之貨或搖之而成樹豈無貫朽之家今於丙子除夕謹具玉敦珠槃銀席金勝呼如願之嬋進元寶之湯虔祀追封富民侯掌天下財帛司通寶大元帥孔方尊神座前伏祈情恕癡獸俯鑒詞陳利市竊惟臣某代傳寒素克紹書香人遜豪華難稱銅臭自知羞澀常空桂甫之囊即欲醅酌莫挂阮修之杖竟一貧其如洗備六極以何辭無如風木興悲牛眠未卜室人交謫鼠耗猶虛潦倒五十年只爲飢來驅我流離四千里奚堪老至依人餬口於筆耕飽嘗雞肋換二毛於籬寄利覓蠅頭歲暮霜栖差幸台堪避債客愁焦灼幾疑民不聊生弗獲己權且送窮無奈何赧然求富乞靈阿堵望青蚨日日

飛還，膜拜函方，期赤灰紛紛戾止。自此有地皆徧，敢不呼兄，從茲磨可常推，何妨使鬼滿其慾壑，色亦能濃，在彼深山，親來自遠。椒花獻頌，恰應黃牛白腹之謠，爆竹聲催，會逢青綺文襦之影。二十四番風信，無非榆莢飄揚，一百五十春回，競向錐刀角逐。兼權子母，永叨神祐於萬年，願上屠蘇，伸答神庥於元旦。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疏。

予前有訟錢神表，聞之上清元君，宜乎日益潦倒，而蓮仙誠虔之祀，或邀厚貺也。然俱不免一貧字，則訟所怪也，淫祀無福，天之位，置吾儒果何若耶？（巢阿趙古農）思本無聊，言皆有物。（受業劉繼祖）

情考

桃源，古之多情地也；鴛央，古之多情鳥也；紅豆，古之多情樹也；棠棣，古之多情花也。離騷爲第一傷心人，而三百篇更爲多情種也。喜怒哀樂之未發，伏情之根，寤寐反側之思，得情之節。憂勤惕勵之節，人情之深。荷蕢忘情，沮溺矯情，楚狂背情，尾生溺情，中生過情，是則情之感人，鮮有得其正者。名士標榜虛聲，狂士大言不忤，或至忠孝壤告鹵莽，骨肉出於矯廉，所謂能讓千乘，而簞豆見色者，非其驗乎？聖門之學，決不至苟且就功，矯誣欺世，則過乎情，與不及乎情，均失也。僕本恨人，安能忍而與此終古？

多情，人自多情，種種語，觀其一一道出情來，使非情根，烏能有此情趣？（飯牛趙古農）情深文明，篇首以桃源溯情之源，先生豈劉晨後身耶？（繆蓮仙）

梨棗告哀狀

巢阿子濫竊書淫，復多蠹癖，目耕墳典，手拂牙籤。倦乃停披，坐而假寐，俄有二豎，塞帷直入，被傷刀斧，體無完

膚長跪而告哀曰：『臣等樗櫟之庸材也，賦形拳曲，受性堅剛，獲從繩於大匠之門，頓成平直。雖未享乎天年之壽，克荷雕剜，開千秋祕授之奇，寄萬古斯文之任。陋茲方策，笑彼韋編，何如普印以赫蹏，俾流通之甚易。况經畫乎不律，實簡易而非難。臣等願效手足之勞，寧敢髮膚之愛，固其分也。又何說焉？乃有沽名之徒，輒矜其技於一知半解之能，遂令攻木之工，陷吾身于百孔千瘡之苦。詞則雕而句則鏤，皮已剝而骨已銷，人各災梨，家同禍棗。又其甚者，掠他人之美，彼原目不識丁，偷才子之名，渠固腸猶是俗。編詩話則互相標榜，妄操風雅之權，誦格言則扭碎吟哦，惡識詞章之體。凡此荒唐炫己，咸矜著作等身。至若書刊淫詞，早自壞乎人心風俗，文鐫陰隲，又何當於暮鼓晨鐘？是皆焉能爲有，無乃或并投諸剗剗，拳拳爲利，煦煦爲仁，梨何敢於告勞？棗亦疲於奔命。悲來乎，汗牛充棟，慘極矣，目極神傷。縱有口而難陳，却無辜而待白。先生向操選柄，能取舍之適均，吾儕甘受指揮，較長短而備用。夫豈同若輩要譽於鄉黨，正須止斯人學步於邯鄲。惟先生其垂鑒焉，臣等不勝感激之至！

據事直書，大爲梨棗吐氣（石提王濬） 梨棗有此冤苦，安得不向先生告哀（繆蓮仙）

着棋爭勝判

照得彈棋之設，昉自前朝，弈譜之傳，詳於今日。原以消閑遣興，藉手談弭飽食之慾，豈宜較短量長，至氣忿來要義之誚？棋輸木頭在，何有爭端？花落石枰空，居然雅事。無奈貪夫貨取，創爲着彩之名，俚客紛來，聚作賭錢之會。于是眼明手快，處處不肯讓人，爾詐我虞，局局惟憂勝己。倘經敗後，怒髮冲冠，偶爾贏時，笑容滿面，仇如殺父，一朝之忿，沒齒不忘，智比行軍，一着之差，滿盤皆負。今日既來聚訟，兩人各置嚴刑，此判。

東坡云：『勝固可欣，負亦可喜。』此得棋之真趣者也。今之弈棋者，往往釀爲爭端，古今人何遽不相及耶？是非嚴刑律之不可（繆蓮仙）

歲旦賀門神新任啓

伏審天地交泰，乃風雲際會昌期，門戶維新，正冠蓋逢迎令節。分桃符而出守，便是除書，轟爆竹以相迎，先通寸簡。恭惟二臣門下，威神度索，名榜封神，夙存饗饗之懷，曾受羣邪所忌，頃廁衣冠之列，仍與同氣相求。雖傍人門戶，然已輝煌劍履，朗懸喜目，那須慷慨銅駝。昨已送窮愁，知重來乞效孔伋之標，使倘其除虛耗，定合力以助鍾馗之祛邪。方比肩有管鑰之司，迴面並噴乎揖盜，戒代炮於土地之戢，木偶任嘲於同寅。似慕垂衣端拱之風，佇見比戶可封之化。某也試瞻閱，仰重威靈，動直靜專，勝韓滉故人之子，位高望重，詎楚邦大伯之倫。將見前無虎，後無狼，不煩左顧右盼，行且加者官，進者爵，立致崇德報功。晚年縱勇退爲大樹將軍，此日豈兢爽爲義士？

(方仰周)

題本游戲，筆亦以游戲出之，其命措詞，殆非枵腹人所能道其隻字，足徵才子之文。(趙巢阿) 無中生有，幻裏求真，搖筆神來，愉快間如或見之。(繆蓮仙)

賀梁醒吾再婚書

昨心泉過訪，言語傳來，追手束相招，彩雲飛下。知中饋之佐久虛，則琴瑟之弦宜續。昔管寧不娶，未免矯情，王翰長饒，亦云駭俗。此周易所以求正位乎內，而齊侯毋嫌，請繼室於晉也。足下扳花妙手，舉案家風，尤宜再續錦屏，重牽絲幙。獨是綢繆義切，當年忘詠偕老之章，伉儷情深，此日永矢白頭之約。坐芙蓉之館，應言美極難同，入天台之山，信道後來居上。新還勝舊，誰人更喚卿卿，青出於藍，不必頓呼負負。漫試畫眉之筆，授以熟而彌工，毋忘熨體之誠，情以新而倍篤。擬以如魚得水，何須怨天壤王郎比之若漆投膠，當勿羨茂陵女子。况陳平美如冠

玉能簪美女之花，舜欽雅擅文章，再博東萊之議。良足嘉也，不亦樂乎？僕情殷燕賀，待薰沐而登堂，喜欲鳬趨，浣
薺薇而拜手。得親謝家風範，豔奪雙眸，且染荀合衣香，芳留三日。先遣一介，敬溯數行，用賀佳期，并陳鄙悃。儀既
銷，夫薄紙，報實切於厚顏，伏冀晒存，不勝榮幸！（喻禮）

風神駘蕩，秀色可餐，一片宮商，耐人諷詠。（心泉汪大源）浣薺諷誦，亦令人口頰生香，芳留三日。（繆蓮
仙）

擬趙師雄寄梅美人書

溯昔宦游南國，走馬朱明，睠于幽芳，幸邀繾綣。然離合瞬息，那堪此參橫月落時耶？嗣是風雪衡茅，輒尋舊夢，
想卿淡月黃昏之下，祇與綠衣相對，寂寞銷魂。某欲學前度劉郎，與子偕老，毋俾葛鮑獨有名山。未審冰心玉性，
勿寒盟否？延佇猶田，報子春信。（方仰周）

一片幽寂，集於毫端，着墨不多，而語自曲折，是能以少許勝人多許者。（趙巢阿）美人有知，定當心許。（
繆蓮仙）

鵬貽鷹書

賓興之歲，株守田廬，二月驚蟄，乍承前輩辱函，勉以進取。因念時值鷹化為鳩之候，似我行藏，遂戲作鵬
鷹貽報二書以寄意。

爽鳩足下，予自南溟既徙，天涯契闊，莫一羽儀，徒增引領耳。頃當百蟄時起，意足下必不翮巖阿，以俟高秋一
舉，何風聞疇昔，凌雲氣概，變而藏拙鵲巢，殊乖夙期，相與頡頏雲衢之情，極爲悵惘。詎春秋漸老，陡息雄心，歟？昔

師尙父晚歲名揚，詩人所詠，以子精銳，下讎命，中夫復何難？乃園林下，日醉桑黽，與鳴蜩覲我，搏風九萬而笑耶？非予所敢知矣。瞬息暑天，日永尙期，忽忘學習（見月合）以待涼颺一起，不失本來面目。

鴈報鵬書

伏承春中捐書，雲墮責閉，何忽變昔秋風凌雲氣概，藏拙鵲巢，知負夙期，何心頡頏？迫念壯懷，誠慚知己。第念志高則忌者側目，啓隊則羣小捲嫌，天地雖廓，容我翱翔，奚如較雨量晴，與婦子唱隨田畔爲樂也？故寧順化推移，改形濟彼鵲面，然俯視一切，僅存雙眼，識者狄惡（見世說新語）奈何奈何？子苟振翮圖南，小淹九萬之程，顧我鸞鵲，稍敝窮達，拂羽鳴歡。

借鵬鷹以立言，恰好是鵬鷹相對語，句中關照，一筆雙鉤，真善于措詞也。（趙巢阿）勸駕者殷然，歛翮者澹然，忙者自忙，閒者自閒也。（繆蓮仙）

下第與景叔弟訂游海幢寺書

落第以來，心情恍惚，至今猶耿耿也，不解何故。風雲皆慘，草木爲愁，自省二十餘年，十戰俱北，孟氏所謂以其數則過，以時考則可。僕用是不豫於色，抱慚衾影，幾欲杜門。有時念起中宵，至思祝髮，而心灰腸熱，交悶於胸，種種無聊，殊覺不堪回首也。前曾約游海幢，過訪澄波長老，然澄公素未謀面，無因而至，安知不斥僕爲俗人？所幸吾弟因樂朝得交澄公，或不至唐突耳。意候天氣晴和，拉二三知己，買小舟逕達寺門，入蘭若，謁空王，忝池月，今無諸禪像，便弔家園故址，看鷹瓜蘭，向澄公問出世法，順留詩鎮山門，須竟一日之樂，然後歸。歸時必待月上，幾人一葉，掉破江心，涼月當頭，冷風吹面，啜苦茗，剝瓜子，喫花生，極目汪洋，此身如寄，空杳覺熱中之念，豁然頓

消。第此約未審何日得踐。館見澄公，可爲先容，不爾恐到時叩山門，辭以不在，興味索然爲歎也。（趙古農）
胸次落落，興味洒然，雖厄於遇而不爲遇所困，詞話閒人，得蘇黃氣味（方荷蕩）此種清懷，會同領略，洵非清涼世界，不足溶化名心也。（繆蓮仙）

與羅柳湖書

一場春夢，半載離思，忽憶故人，獨憐花事。雙雙赤鯉，我心江頭，渺渺綠波，知音楚尾。所以烟花三月，尙滯重樓，風雨孤舟，恨無佳客。前者一榻高懸，陳蕃有待，兩行徑轉，杜牧驚迴。或笛和詩情，酒撩花態，會逢其適，樂極忘憂。而今也銷魂真個，古調獨彈，空畫平康之眉，不見靈和之影。潯陽白傅，泪濕青衫，湓浦佳人，手貽紅藥。一朝不見，近日如何？溺兒女之閒情，憶編紵之宿好。年年腸斷，惱亂蘇州歲歲絲牽，勾留坂渚，豪懷自放，寓予山水之間，縮地難尋，望汝瓊瑤之寄。（劉雲）

知音者芳心自同，故不以睽隔而靳其思也。（飯牛趙古農）
情至文生，劉郎信多情人也。（繆蓮仙）

與繆蓮仙論南樓夢話書

燈下讀女靈元倡，爲之廢然，轉思千古才女佳人，不寡卽天，而沉淪妾婢者亦半。又謂喟然凜然，竦身有悟，成轉語絕句一首，名曰恨恨歌，不獨爲茲女靈痛也，然無不可爲女靈痛也。他日閣下集成，可爲我錄之卷末。歌曰：『紅顏自古逢天怒，况復詩才益天妒。既怒復妒總由天，自古紅顏多可憐。』此四句語雖短，而悲憤之氣溢焉。使傳之天下後世，必有感泣於紅閨者，將盡以省香爲有心人也。省香能不快哉？書竟擲筆，吭聲自歌一過，大哭。